

鐘點戰

南方壺

唸小學時，在學校裡常會看到各種警句。如圖書館的柱子上，便張貼著“少壯不努力，老大徒傷悲”，及“學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”，還有少不了的“一寸光陰一寸金，寸金難買寸光陰”。都是提醒學子把握當下，不斷奮勉上進。這類淺顯的勸學句子，幾十年後仍記得。現在小學是否還有不得而知，但台灣一向是個標語教條不會缺乏的地方，所以警句可能仍有，只是與時推移，內容說不定已有所改變。

最近看到吳金桃先生所寫“捷運文化 奶媽國家？”的文章，抱怨台北捷運充斥著“年長者請搭電梯”、“扶好站穩才能確保安全”，及“不要坐在地板上”等，各式各樣的勸導文字及廣播，不斷地約束或管教乘客。該文作者認為，捷運局把自己當奶媽，不相信年長者能判斷該搭電梯，還是使用手扶梯；不認為乘客知道手該如何放，腳該如何站。不過我猜想也可能是因被告怕了，說不定有人坐在地板上被撞傷，遂告捷運局未提醒不該坐地板。捷運局視乘客如幼兒，至於大學裡又如何？

近來校園裡充斥著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，有校、學院，及系所三個版本，四處張貼。例如，全校性的有人文、公民、倫理、科學、專業等素養；及知識力、社會力、品格力、洞察力、創造力。究竟在說些什麼？真是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

心在南方

由於訂定時缺乏理念，因此訂好後，除了能要學生背起來，就是束之高閣，看不出制訂這些，對學生有何啟迪。其實學生就是要努力不懈，但有進兮不有止。沒有努力，豈會培養出什麼素養，或什麼能力？

教書後，有時看到學生對課業漫不經心，一付被當何妨，明年又是一條好漢的輕鬆樣，便問學生，你家很有錢嗎？沒有啊！學生不明所以。那為什麼不想趕快畢業，以減輕家裡負擔？學生們一邊抱怨學費很貴，繳了後卻又毫不心疼，不想得些東西回來，真難以理解。有時上午 10 點的課，見到學生身體雖在教室，但無精打采，萎靡不振，都不知前夜幾點才就寢，會說他們在浪費生命。我以為這樣講算是很嚴厲了，但學生對於浪費生命的指責，一向未露愧色或不悅。不知對於年輕人，是否生命就如江上之清風，與山間之明月，取之無禁，用之不竭，因此浪費一些又有什麼關係？不過對有些人，時間可就寶貴無比。有個同事，她說經常一天只睡 5 小時。工作實在太多，要件件顧到，只好刪減睡眠時間。年輕時我也曾有段生活緊湊的階段，那時只好用錢換時間。像是隨手招呼計程車，省去不必要的步行及等車。有些可不親自去做的事，委請他人代勞等。那是個時間價更高，錢則不足惜的歲月。現在則不喜被時間所追趕，覺得該從容地過活，時間不再每天計較。每週有 168 小時，這裡花了 2 小時，那邊少做一件事便平衡了。也因此常就阿 Q 式的，想著萬事互相效應，事情做了總有其收穫，不必懊惱時間花掉了。於是有時還安步當車，走 4 公里多去搭捷運，沿路順便認識鄉土。

那如果時間就是金錢會如何？“鐘點戰”(In Time, 2011)，由亞曼達塞佛瑞(Amanda Seyfried, 1985)及賈斯汀提姆布萊克(Justin Randall Timberlake, 1981)主演。故事設定在二十世紀中葉，時間取代金錢，成為流通的貨幣。或者說根本沒有錢幣，一切價值以時間計。每個人呱呱落地後，長到 25 歲，就不再變老，青春永駐。所以會產生母親、太太及女兒站在一起，一般的年輕貌美之場景。上班族每工作一天，公司給你若干時數。買早餐、搭車等消費，則扣掉一些時數。每人左手臂上有串閃閃發亮的數字，那可非美觀或祈福用，而是生命倒數計時器。就算什麼事都不幹，時間也一秒一秒地減少，你會感覺生命正在流失。一旦數字歸零，就壽終正寢了。時數可以給人，只要兩人手臂貼住，一手數字倒退，另一手上的便增加了。窮者時數可能只餘幾小時，若無法得到補充，那真是命在旦夕。窮得活不下去正是如此。現今一貧如洗者，就算骨瘦如柴，總還能苟延殘喘，一時三刻死不了。但電影中手臂上的數字只要倒數至零，便瞬間倒地而亡。所以會有跟時間賽跑的情境，令人驚心動魄。這種世界，顯然不需要醫院，因肉體不會衰老，也沒有病痛。若想過好日子，就得有時間。至於富可敵國者，保險櫃中可有高達百萬年的時數，且還繼續累積，因此幾乎等同長生不老了。跟今日一般，社會上有樂善好施者，所給的救濟，也是時間。時間若太多，可存進銀行，否則便隨身攜帶。只是“財”露白，就得小心被搶。

這部電影還算有趣，當然亦有諸多邏輯不通處，但看電影不能太去計較劇情的合不合理。只是時間完全等同於金

心在南方

錢，這樣的世界到底好不好？

因時數花光生命便結束了，因此跟今日不同的是，除非已活得不耐煩了，否則即使再富有，恐都不太敢任意揮霍。尋常百姓，消費時則更要多加評估其經濟效益。例如，若搭高鐵比搭台鐵省兩小時，但票價要多3小時，窮人可能便寧可搭台鐵了。而年輕人若不是“靠爸族”，就得努力工作，絕不敢天天無所事事，朋友一吆喝便去打混。因每日所得該超過一天，不然就真是“白活了”。不只入不敷出，還要寅吃卯糧，因活著就有消費。所以人若過度醉生，後果將是夢死。而安貧樂道者，似也較易存活。由於沒有老化，不必擔心將來無法工作，因此得有足夠的積蓄以防老。也不須再有“光陰者，百代之過客”的慨嘆，而思秉燭夜遊。因“光陰”過去便算了，再賺回來便是。

時數不多的人，生活得更緊湊，更簡樸些，不敢隨意浪費。時數充裕者，或收入一直高於消耗者，則可放慢腳步，反正時間多的很。英雄將不至於氣短，也不會有“抱負遠大賺得多，壽命卻較短”的不平(這是最近媒體上刊登的一則美國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的教授所做研究之報導)。嗯！看起來好像不錯。(101.3.23)